

# 第一章 國際格局的變化



## 世界處於選擇關口\*

2018 年見證了世界的很多變化，各種矛盾集中暴露。2018 年 12 月我在歐洲訪問時，一個直觀的印象就是有點兒“亂”。德國進入政治轉換的階段，法國的改革舉措與公眾情緒的碰撞導致了社會動盪，英國深陷“脫歐”困境，歐洲的三個主要國家都面臨著不同程度的困難。一位英國學者說，西方的制度已失去效能，即將進入一段比較長的調整期。

歐洲的現象正是 2018 年全球激盪與分化的一個表現。一方面，冷戰後高歌猛進的全球化進程似乎開始動搖，令人擔心其是否會由此而退潮，甚至逆轉。另一方面，大國競爭尤其是中美矛盾再度成為世界主要議題，各主要力量之間的利益和價值分歧變得尖銳，國際合作的吸引力和凝聚力開始下降。全球化和大國關係將何去何從，牽動著世界的視線。

如果用一個詞描繪 2019 年，“選擇”二字可能比較合適。在這樣一個歷史關口，在經歷了充分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中國和美國乃至世界各國的選擇，無疑會影響未來的歷史軌跡，也會對 21 世紀的發展方向產生影響。

### 全球化該走向何方

全球化面臨重要選擇：是堅持大方向和改善全球治理？還是拋棄全球化，退回各自為政的隔絕狀態？

---

\* 本文以《邁入 2019，世界處於選擇關口》為題，首發於 2018 年 12 月 28 日《參考消息》第 11 版。

不可否認，全球化成績斐然，但是並不完美。一方面，經濟全球化使得生產要素在全球層面得到更加有效的配置，帶來生產規模和能力的大幅度提升與更加廣泛的財富增長。另一方面，經濟全球化的負面效應也日益顯現——從貧富差距拉大，到金融監管缺失、治理改革滯後等。一些欠發達國家仍處於國際分工底端，訴求得不到有效回應。一些發達國家內部的分配也嚴重不均，中產和中產以下階層的人抱怨沒能從財富的增長中獲益。對全球化的質疑既來自精英階層，也來自普通民眾。

以自由主義理念為基礎的全球化的設計是一種綜合性進程，還包括價值觀、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內容。美國等發達國家試圖用西方政治制度和價值觀一統世界，不惜動用政治、軍事手段，強行介入、改造他國制度，這樣的做法不僅效果不彰，還帶來大量後遺症。美國歷史學家約翰·劉易斯·加迪斯在其著作《論大戰略》(On Grand Strategy)<sup>1</sup>中談道，戰略應是目標與能力的協調，不能固執地追求超出能力的目標。美國以推廣政治民主制度為目標的對外擴張甚至戰爭，持續消耗其財富，透支了國家的能力和聲望。

安全挑戰也出現了全球化的趨勢，由於世界缺乏維護共同安全的共識和手段，無論是對傳統安全風險的防範，還是對非傳統安全威脅的應對，都顯得捉襟見肘。

人們開始反思全球化，甚至有人認為可以拋棄全球化，但是有什麼替代方案嗎？全球化的對面是什麼？現在可以看到的是碎片化，是更多的無序和混亂。

## 中美關係面臨重構

中美關係同樣面臨艱難的選擇：是緊張輪番升級，相互“脫鉤”，走向全面對抗，進而導致世界再度割裂，還是繼續在同一經濟體系內謀求共存共贏，相互調整，重歸合作軌道？

中美關係將是影響全球化進退的關鍵因素之一。2018年，中美關係下滑的速度超出了人們的想象，緊張氣氛從貿易外溢到其他領域。原因是多方

---

1 約翰·劉易斯·加迪斯：《論大戰略》，中信出版社，2019年。

面的，首先是美國國內政治和經濟因素使然，與美國對外關係中利益失衡不無關係；同時，中美力量對比發生結構性變化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觀察美國調整對華政策的過程，如果用 360 度的圓環來描繪整個周期，從美國的觀點看，“前半個圓”的調整已經完成。也即經過數年爭論，美國對華看法發生了轉折性變化，學界和朝野一致認為，過去 40 年對華接觸和兩面下注的政策難以為繼，必須改變。然而，“後半個圓”向什麼方向調整，卻還看不清楚。如果現在問美國人，什麼是新的對華政策和戰略，可以聽到的說法是五花八門的。預期新政策的形成需要一個過程，可能要在對各種事件和問題的處置、在與中國的互動和碰撞中，逐步形成。

當然，這“後半個圓”並非空白，一些新的主張和政策傾向已露出端倪。梳理一下看，大致有三種趨向。第一種，最糟糕和陰暗的意圖是將兩國關係引向全面對抗，也即人們經常議論的“新冷戰”。這原本是極少數人的聲音，但最近其影響擴展得很快。美國副總統彭斯講話的調子<sup>1</sup>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種傾向。第二種，“脫鉤”的意圖，也即將中國排擠出美國主導的經濟體系。最近美國採取的打壓中國高新科技企業和人才以及限制留學生的措施，就反映了這樣的意圖。第三種，也是擺在台面上的是美國挑起的貿易摩擦和相關要求。2018 年，美國兩次對中國高達 2 500 億美元的出口商品加徵高關稅，刺激中國採取相應措施，這種害人不利己的做法已經給兩國和世界經濟秩序乃至信心造成了打擊。

2018 年基辛格博士訪問北京時<sup>2</sup>，我問道：“對當前中美關係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為，中美交往 40 年，關係起起伏伏，折騰之後總能回到正常軌道，如同鐘擺效應，現在仍是這樣。另一種認為，中美關係是範式性的轉變。您怎麼看？”基辛格博士話講得很委婉，但是結論很清楚：“中美關係回不到從前了。”他講到 40 年來中國的發展和兩國的交往，力量對比發生了變化，中美可能需要在一個新的層面探索新的交往方式。

是新的方式還是範式，它們將是什麼樣的，又將如何被構建？現在恐怕

1 《彭斯副總統就美中關係發表演說 譴責中國多項行為》，載美國之音網站，2018 年 10 月 4 日。

2 2018 年 11 月上旬，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博士訪問中國，法國國際廣播電台予以報道，文章題目為《基辛格北京感歎：中美關係再也回不到從前了》，原文為“基辛格回答傅瑩說，未來的中美關係不會回到特朗普以前的狀態，也不會變成新冷戰的全面對抗關係，而是走向一種新的範式”。

還沒有雙方都認可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中美在各個層面和各種問題上的交鋒、博弈，乃至合作和交往，都會作用於這個構建過程。

## 中美應避免全面對抗

中國人不應也不會選擇對抗和“脫鉤”，更不贊成世界放棄經濟全球化，走向隔絕和分裂。中美應在完善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解決分歧，而不是訴諸單邊主義、民粹主義，用裂解全球化的蠻橫方式處理矛盾和分歧。

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週年，也即將迎來中美建交40週年。兩個40年的重疊不是巧合，顯示了中美關係的成長與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同步的，也是與經濟全球化浪潮相伴而行的。中國在改革開放中取得的成就，有中美合作的貢獻，而美國不僅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見證者，也是參與者和獲益者。

爭論“誰吃虧誰佔便宜”，可能是無休止的，關鍵是以什麼樣的態度面對分歧，用什麼辦法走出困境，最終需要做出理智和符合潮流的方向性選擇。習近平主席與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在G20（二十國集團）峰會期間的會晤為此指出了路徑。

習近平主席說，合作是中美雙方最好的選擇。雙方要把握好中美關係發展的大方向，推動兩國關係長期健康穩定發展。特朗普表示，美方願同中方通過協商增進兩國合作，並就雙方存在的問題積極探討對雙方都有利的解決方法。<sup>1</sup>

中美關係站在一個關鍵的當口，兩國的選擇不僅會展現在國際層面，也必然會體現在國內層面，不僅要對彼此的經濟、社會產生深遠影響，也關係到兩國和世界的命運。相信其他國家也希望中美兩國都能做出負責任的選擇。

不可否認的是，美國霸權的式微有時代必然性，中國作為成長中的大國，要體現出定力和智慧，避免被捲入下墜的渦流。面對美方挑起的各種對抗性的利益摩擦和衝突，中方需要採取的是冷靜分析和拆解應對的策略。在政治層面，中方決不能接受美方否定和改變中國政治制度的企圖，對關係到

---

1 霍小光、駱珺、黃尹甲子：《習近平同美國總統特朗普舉行會晤》，載新華網，2018年12月2日。

國家制度、價值觀的差別，雙方可以坦誠交流，傾聽對方，和而不同。在社會層面，中方要努力提升國際傳播的意識和能力，更多提供中國的信息，讓外界更好地了解在中國發生著什麼、解決了什麼問題、還存在什麼挑戰，避免那些對中國的不實指責繼續氾濫。而美方提出的一些合理的具體要求和問題恰也是中國下決心通過深化改革開放要解決和完善的，雙方正在本著相互尊重和諒解的原則談判、尋求共識。

在新的時代條件下，中美競爭或許不可避免，但是雙方應能避免最壞的全面對抗的情況發生。兩國需要重新確立適應彼此實力對比的新基點，用旨在加強戰略穩定、戰略安全的溝通以及在地區和全球性問題上的協調，展現出兩國關係的時代作用。中美可以開展合作的領域仍有很多，比如氣候變化、醫療衛生、打擊跨國犯罪、防擴散、網絡安全、外空利用等。科學技術的日新月異也可以成為中美兩國乃至世界各國的聚合因素，一個很重要的共同利益是維護新技術開發背後的人類道德底線，不要讓新技術成為對抗的工具。

今天的選擇將成為明天的歷史，而過去的歷史也會影響到今天的選擇。20世紀曾經是一個充滿戰爭與對抗的世紀，人們不希望這段歷史重演，21世紀將會如何，這取決於當下如何選擇。今天的中國面對更嚴峻的考驗，須承擔起更多的國際責任。中國既需要通過對話協調，也需要通過必要的鬥爭和競爭，努力與美國構建新型的良性互動範式。中國還需要與各國一道努力，改進和完善全球治理，確保經濟全球化不偏離合作、包容的軌道，現行國際體系不重返分裂、對立的局面。儘管當下的世界充滿憂慮，但是中國不會放棄維護世界和平發展大勢的努力，唯此才能做出正確選擇。

## 世界舞台需要“新劇本”\*

2018 年是中國改革開放 40 週年，中美關係也實現了長足的發展。如今，來自中國大陸的 30 多萬學生在美國的大學學習，每年有近 300 萬中國遊客赴美旅遊。兩國在許多領域都成為重要的合作夥伴，彼此都從雙方的合作中受益。

不過，兩國關係並非沒有困難。美國對中國的擔憂日益加劇，將中國定位為挑戰美國利益，影響、侵蝕美國安全和繁榮的“戰略競爭者”。一段時間以來，美國聲稱要對中國實施貿易關稅懲罰措施，這加劇了緊張氣氛。

問題是，美國政府想把中美關係帶向何方？

冷戰結束後，美國出於意識形態、經濟和安全目的，過多地使用軍事力量，卻並未實現預期的效果。現在，美國正在考慮進行戰略緊縮。因為美國發現，2008 年之後，中國的經濟增量驚人，GDP（國內生產總值）從 2008 年到 2018 年翻了近 3 倍，而同期美國 GDP 增長了約 1.3 倍。<sup>1</sup> 照此趨勢，中國趕上美國只是時間問題。這種前景使一些美國人深感憂慮。

中國正越來越接近世界舞台中央。

然而，這一舞台從未空場，幾個世紀以來，舞台上的“老劇本”不斷上

---

\* 2018 年 4 月 14 日，傅瑩應邀赴美國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出席沃頓中美峰會，在開幕式上發表題為《書寫明天的歷史》的演講，本文係根據演講內容整理而成，觀察者網於 2018 年 4 月 16 日以《世界舞台需要“新劇本”》為題首發。

1 數據引自聯合國數據庫。http://data.un.org/Data.aspx?q=GDP++US&d=SNAAMA&f=grID%3a101%3bcurrID%3aUSD%3bpcFlag%3a1.

演，你方唱罷我登場。中國面臨的挑戰是，如何找到適合自己的角色？

“老劇本”中的情節大多是關於權力鬥爭的，在這方面沒有給人類留下多少美好的回憶。從古代自我毀滅式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到 20 世紀給人類帶來巨大災難的兩次世界大戰，這樣的劇目一次又一次上演。

依據“老劇本”中權力爭奪的思維定式，一些美國人已經開始將中國視為對手和威脅。正如歷史學家修昔底德所警示的：是雅典的不斷崛起和斯巴達不斷增長的恐懼，把它們拖入了衝突的陷阱。現在我們是否再次感受到了“修昔底德陷阱”的引力？

對中國人來說，眼前的鏡像不是這樣的。我們的心態更加平和一些，深信中美合作符合兩國根本利益，有利於世界的和平與發展。

試圖預判中國的人需要了解，中國對戰爭與和平有著自身豐富的經驗和知識。例如，2 400 年前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之時，中國正處於歷時 500 多年的春秋戰國群雄爭霸的激盪歲月。

當時的中國也正經歷著由蓬勃興起的新思想和創新驅動的巨大社會變革。那一時期見證了儒家、道家、法家等諸子百家的興起，也曾被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稱為“軸心時代”。

文明必然會在人類身上留下印記。中華文明的遺產是珍惜和平與穩定，而不是相信權力鬥爭的必然性。例如，孔子主張“和為貴”“慎戰”，孟子主張“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就連偉大的軍事家孫子也認為，“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上策。

“國泰民安”始終是中華民族的奮鬥目標，“歲月靜好”是普通中國家庭的理想。今日中國軍事戰略的防禦性質，就深深根植於古代傳統思維。但是，中國自近代以來沒有能夠很好地保衛國土，一個多世紀喪權辱國的教訓相當深刻。因此，中國人民期待國家強盛、軍隊強大，希望擁有強有力的國防力量。中國人深知，和平需要力量來保衛。

2017 年秋天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對國家的歷史方位做出了重要的判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中國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時代。

誠然，中國是仍處於艱難爬坡階段的發展中國家，距離實現國家現代化的目標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自身改革發展的任務還很艱巨。例如，我們需要

在 2018 年至 2020 年使剩餘的 3 000 萬人擺脫貧困<sup>1</sup>；解決環境退化問題也是一項緊迫的任務；還需要通過加強法治和打擊腐敗來改善治理，等等。這個任務清單很長，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國必須著眼於國內發展，使得每個家庭和每個人都能過上體面的生活。

中國要實現發展目標，需要一個和平的外部環境，同時我們也越來越意識到，國家需要為世界承擔更多的責任。我們注意到世界對中國的期望和關切，需要更及時和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與世界交流我們的觀點、說明我們的意圖，讓世界能夠更好地了解我們。

在 2018 年 4 月初的博鰲亞洲論壇上，習近平主席發表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演講。他向世界表明，“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宣佈了中國將採取進一步開放的一系列重大舉措，包括大幅擴大市場准入，創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資環境，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主動擴大進口，等等。總之，中國將進入對外開放的新階段。

這些政策和措施也為應對中美關係中的挑戰提供了啟示。中美兩國多年來一直是彼此的重要夥伴。保持這種夥伴關係，找到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分歧的辦法，符合雙方的利益，中美兩國應為此而共同努力。如果中美陷入對抗，無論是為了貿易問題還是其他任何原因，那麼中美兩國共贏的局面將不復存在。

習近平主席提出了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願景，我們希望這能為 21 世紀的世界舞台提供一個“新劇本”。

新一代人應該能夠超越傳統的強權政治心態，採取新的方式。畢竟，年輕人將書寫明天的歷史，使未來更加光明。

---

1 習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 年）》和《關於打贏脫貧攻堅戰三年行動的指導意見》時提出：“黨的十九大把脫貧攻堅戰作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必須打贏的三大攻堅戰之一，作出全面部署。未來三年，還有 3 000 萬左右農村貧困人口需要脫貧。”